

俞凤斌 著

马娘娘传奇

从大脚女到贤良皇后

马娘娘传奇

俞凤斌 著

47.5



作者简介

俞风斌，1952年生，现为安徽省滁州市文化局局长；中国民间文学家协会会员，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。1974年开始写作，先后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文学作品一百多篇，并有多篇获奖。出版著作有：《读史阅人录》、《中国帝王之最》；与他人合作著作有：《朱元璋故事》、《刘伯温与朱元璋》、《琅琊山》、《吴敬梓的传说》、《古今妙联趣事》、《洪武奇观》等。

92.5.04

—
明朝。

洪武十五年（公元一三八二年）九月十七日。

京城南京。

秋风呜咽，秋雨凄婉，残雷沉重，哀云翻腾。

一道圣旨传出皇宫，震惊大江南北——

……皇后薨逝，即日辍朝。在京文武官员每人发布一匹，自制丧服，穿戴二十七日后，换穿素服一百天；从第三天起行奉慰礼三天；第四天起武官五品以上、文官三品以上的命妇要用麻布盖头，不许搽脂粉，不许戴首饰，一律穿麻布衣麻布鞋吊唁。外地官员从闻计之日起在州府服孝，其妻亦服孝三天。全国军民男女都要素服三天。京城四十九天，外地三天禁止屠宰，并停音乐祭祀百日。官员一百天内，百姓一月内停止嫁娶。……

圣旨传出，顿时满朝涌泪，恸哭失声，天下衔哀，悲痛无限。哀哭声中，宫人忆想着皇后的恩惠情怀，泣数着皇后的仁慈贤德：

我后圣慈，
化行家邦，
抚我育我，
情德难忘。

怀德难忘，
于斯万年，
悠彼下泉，
悠悠苍天！

瞬间，这首发自内心、歌功颂德、夺魂销魄的追思歌飘出皇宫，京城内外，举国上下，官室民家悲和泣颂——

历史上唯一协助丈夫创造帝业、世人俗称马娘娘、后人赞誉为“绝代贤后”、明太祖朱元璋原配夫人、明代开国皇后——孝慈高皇后——马皇后。

公元一三三二年，元朝帝王中当皇帝时间最短——五十三天，死得最早——七岁的宁宗皇帝，十一月患绝症不治而死。不久，元朝末代皇帝——顺帝妥欢帖木儿即位。

元王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生活在当时国境内的少数民族——蒙古族建立起来的政权，疆域最为辽阔，东、南到海，包括今台湾及其附属岛屿，西到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，西南包括今西藏自治区和云南省，北面包括西伯利亚大部，东北到鄂霍次克海。但主宰这个王朝的最高统治者——历任皇帝却和日见广阔的疆域相反，是一代不如一代。他们或则崇尚武力，下令变汉人的良田为蒙古铁骑的围场，或则宠信西番和尚，任其奸淫妇女。在皇权继承问题上既无家法，又无国法，为争夺帝位，骨肉之间，互相残杀，奸臣操纵，纲纪败坏。自公元一二六〇年世祖忽必烈即位，公元一二七一年定国号，到公元一三六八年元亡，时间总共只有九十八年，却换了十一个皇帝，特别是元顺帝即位之前五年，政变更为频繁，平均一年换一个皇帝。

元顺帝即位执政时，横跨欧亚的元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。妥欢帖木儿亲政之初，踌躇满志，想有所作为，但由于这时权臣之间、权臣与皇帝之间、皇帝与皇后之间矛盾重

重。他屡屡碰壁受挫，便开始深居宫中，沉于酒色与享乐之中，不修朝政。权臣乘机弄权，肆意无忌，排斥汉官，停止科举，横征暴敛，挥霍无度，又加乱世荒年，天灾人祸，弄得朝中政治腐败，全国民不聊生。这时老百姓真是：悬命于刀口，生活在水中。

交待完毕，却说这一年，淮河北岸宿州闵子乡的村东头一户人家里，呱呱坠地一个女婴。这女孩虽生不逢时，父母却十分喜欢。家主马公和妻子马郑氏老来得女，两人看着活泼泼的亲骨肉，如同得了欢喜团，合不拢嘴，睁不大眼，决意女儿当作儿子养。左邻右舍，大婶小姨，听到哭声都前来贺喜，张家一只鸡，李家一篮鸡蛋，屋子里很快摆满了礼物。

马家在闵子乡原来是一大富户，良田虽无千亩，却有五百，金钱虽不成山，倒也成箱，代代相传，也算红火。可是，现在却田少钱缺，如同寻常百姓家。原来，当今家主马公为人倜傥，交朋济友，仗义疏财，乐善好施。马公和马郑氏青梅竹马摇篮结亲，婚后相依相随，感情尤笃。谁知天公不作美，送子观音视而不见，同锅共勺，同床共枕二十多年，竟没生一子一女。马郑氏哭求马公再娶，马公置之不理，只是更加热心于架桥铺路一类善事。古语说：聚财好比燕衔泥，散财犹如河决堤。只散不收，再多的家产也不够从手缝中漏掉。如今偌大的家业割肉似的慢慢刮去，只剩下了空名空架子。马公却无所谓，仍然活得有滋有味。现在有了女儿更是活得悠闲自在，平时自耕自种，耕种之余，兴趣浓厚时，抱着女儿满村转。

村上人敬重马公，也跟着喜欢这小丫头，马姑娘长马姑

娘短地逗她玩。叫着叫着，人们嫌费事，就干脆把“娘”字省去了，只唤她“马姑”了。

马姑刚刚会说话，马公就教她读书识字。马姑也为马家争气，什么事一学就像，一做就会。早上教她“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，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”，晚上四句二十个字背得一字不差，《百家姓》只学一个月，倒背如流。

转眼间，马姑六岁了，到了缠足的年龄。古代女子缠足是优雅高贵的象征，讲究的人家都在女儿六岁这一年的八月二十四给女儿缠足。

却说八月二十四这天大清早，马郑氏就催马姑说：“懒丫头，快起来！娘今天给你裹脚。”

马姑揉着小眼，不解地问：“娘，为什么要裹脚呀？”

“女孩子家不要岔嘴岔舌的！快起来，娘讲一个故事给你听。”马郑氏边帮女儿穿衣服边复述着当年自己娘讲的世代相传的故事——

南唐有个皇帝叫李煜，非常喜欢爱妃窅娘。这一年夏天，窅娘陪李皇帝到御花园中的荷花池旁赏景。这时池中荷叶田田，红菱朵朵，身穿白绫长裙的窅娘伸手去扶摸，红白交映，好似凌波仙子一般。看着这景象，李皇帝如痴如呆了。窅娘轻声问道：“皇上，你在想什么？”李皇帝感慨地说：“我在想要是人的脚能像红菱般大小，在荷叶上起舞，那一定美妙无比。”说话者无心，听话者有意。窅娘回到宫中，忍着痛疼，白天黑夜用白绫条裹着双脚。冬去春来，双脚终于裹成了红菱模样。李皇帝见了，喜上眉梢，命令工匠用几百片金叶缀一双三寸金莲鞋，又用碧玉连结成荷叶，让窅娘穿着在上面跳舞。李皇帝高兴极了，大声喝好……

说到这里，马郑氏看看自己的小脚，接着说：“就从那个时候起，女人家们都学官娘，用绢帛缠足，以脚小为美。”

“娘，我怕痛，我不裹脚！”马姑又缩回被窝里。

马郑氏哄女儿说：“乖丫头，不要怕，裹脚不痛，你看娘小时候不也裹了嘛？”

“我才不信呢！鞋小一点，穿在脚上都痛死人了，用布把脚裹起来还能不痛？”

“娘是为你好，乖丫头！快起来。”马郑氏说着把女儿拖出被窝，抓住她的嫩脚。

“我不干嘛！”马姑猛一用劲，脚又缩回到被窝里，把马郑氏跌到床沿上。

马郑氏这下火了，掀开被子，朝女儿肉乎乎的小屁股上打了两下，说：“死丫头，我叫你不听话！”

“哇——”马姑就势犯起赖来，跳下床，赤着脚，哭着跑出门外。

这时马公从亲戚家恰巧归来，老远听到马姑哭声，就喊起来：“哎哟，大清早怎么淌猫尿哭鼻子啦？哪个欺负我宝贝丫头啦？”

马姑遇到救星似的，扑进马公怀里，哭得更伤心了，呜咽着说：“爹，我不裹脚！”

马公一下明白了是怎么回事，抱着女儿走进家，用开玩笑口气对马郑氏说：“你也真是费三不找找费四（事）！不裹，省心省事，干嘛非要逼我们丫头裹？再说裹了脚，你就没有帮手了！”

“丫头都让你惯上天了，还惯？”马郑氏嘟囔道，“你没听人家唱，‘裹小脚，嫁秀才，吃馍馍，就肉菜；留大脚，

嫁瞎子，吃糠菜，就辣子’！”

“听过的。我还听戏里唱道：‘小脚一双，眼泪一缸’。再说裹了小脚也不一定能嫁到好人呀！”马公对马郑氏做了一个鬼脸说，“你不是咬牙裹成了三寸金莲吗？还不是跟着我这样人受一辈子罪！”

马郑氏脸一下红了，低头还了一句：“还好意思说这些！”接下又说，“我不烦了，丫头长大找不到好婆家，找你算账！”

“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！只要丫头长得像你一样好看，不要说能嫁出去，恐怕到时候媒人要挤破头呢。哈哈……”

“老不正经的！”马郑氏脸一转，笑骂道。

“娘——”马姑破涕为笑，扑进母亲的怀抱。

“丫头，爹抱你，让你娘烧早饭，吃过了好去收庄稼。”马公从马郑氏怀里把女儿拉到自己怀里，说，“来，爹教你背南宋范成大的《四时田园杂兴》诗。”说着，念道：

新筑场泥镜面平，
家家打谷趁霜晴。
笑歌声里轻雷动，
一夜连枷响到明。

马姑依在父亲怀里，一边认真听，一边认真学：“新筑场泥镜面平，……”

这时，太阳升高了，照在人身上暖洋洋的，铺在地上金灿灿的，远处打谷的连枷声彼落此起……

秋收季节到了。

三

淮北的春天来得迟，秋天却来得早，“白露”节令刚过，天就短了，太阳就凉了，风就冷了，庄稼人便紧张紧张开始秋收秋种，生怕老天爷变脸——流泪——秋雨绵绵，不让收，不让种。

马公一家却轻轻松松，女儿长大了，有了帮手。一家三口分工到人，马姑包收，马公包种，马郑氏包做饭。

俗话说：穷人家的日子不好过，穷人家的孩子却早成人。春去秋来，马姑不觉二八一十六岁，长成了大姑娘。常言道：头八黄豆芽，二八一枝花。马家日子虽是粗茶淡饭，马姑却长得脱俗出众，除了那一双大脚外，就和大家闺秀差不多，特别是那俊俏的脸，真像古书上说的：眼如秋水，眉如柳叶，耳如贝壳，鼻如玉竹，唇如花瓣，齿如珍珠，发如瀑布。

马公看着一天比一天漂亮的女儿，常和马郑氏打趣说：“怎么样？现在不愁女儿找不到婆家了吧？要是我们的姑娘嫁不出去，恐怕世上老姑娘要成打成打地数喽！”

“不要一天到晚说话没有正相！十六一枝花，十八正当嫁，二十老巴巴。该给女儿找个婆家了。”马郑氏乐得总是

合不拢嘴。

“不是没找，而是没有合适的。我想找一个倒插门女婿，老了有人送终。”

“好是好，就怕找不到。”

“有你这样丈母娘，还怕毛头小子不上门当女婿？嘿嘿……”

“你看，你看，说着说着又岔道了！”

“好了。不说了，不说了！说正经的。”马公上前捂住马郑氏的嘴，附在她的耳边说，“要说急，我比你急多了。前几天，我就和铁嘴媒婆说了，请她帮咱相个女婿，她满口答应了。”

马郑氏一听找铁嘴媒婆作媒人，一下急了，责备马公道：“哎呀，你怎么找铁嘴媒婆？她一屁三谎，三屁九谎，说话没准头，说媒两头唬，不到万不得已，哪个找她当媒人？！再说……”

“咚咚咚！”一阵急冲冲敲门声拦住了他们下面的话，还没等主人去开门，门已被推开了，铁嘴媒婆闯了进来，进门就喊：“哎呀，恭喜！恭喜！牛老爷要娶马姑。”边说边走近马郑氏，拉着她的手，说，“大妹子呀，女儿嫁给他真是从糠箩跳进米箩，你们都要跟她享一辈子福哟！”

一听“牛老爷”三个字，马郑氏手一甩，“吓”地一声，朝铁嘴媒婆吐了一口唾液，喊道：“把你女儿送给他做小吧！”

原来，这牛老爷外号叫“牛百亩”，是闵子乡有名的混子，吃喝嫖赌抽大烟，样样都来，耕田耙地种庄稼，事事不会。他父亲原来也是穷人，有一年被朝廷征集去修治黄河，

十几万民工忍受不了，便私下串联起义造反。“牛百亩”父亲为了讨好朝廷，偷偷告了密。密谋起义造反的头子被一网打尽。朝廷为了表彰“牛百亩”父亲的效忠，一次赏他一千两银子。牛家用赏钱一次买了一百多亩地，“牛百亩”就喊出来了。后来，他父亲不仅传给他一百亩地，还传给他“牛百亩”外号。如今的小牛百亩，年龄已不算小了，五十大几岁，凭着有几个臭钱，娶了四房姨太太，现在又盯上了马姑，想老牛吃嫩草，娶第五房姨太太。

铁嘴媒婆在闵子乡是高山打鼓——名声在外，专靠说媒为生，她那张嘴能把死人说活，活人说神，丑的女人托给她能找到婆家，呆的男人找到她说不定娶上一个花枝般的媳妇。牛百亩那四个姨太太都是她说成的，想不到这第五个，一开场就碰了一鼻子灰，她哪能吞下这口气，马郑氏吐了她一口唾液，她还了马郑氏三口唾液，她指着马公，咬着牙说：“你怎么当起缩头乌龟了？缩在一旁屁不放一个？你不求我为你女儿找婆家，我烦这个穷神！我嘴痒朝墙上蹭，也不会为你女儿磨嘴皮！真是狗咬吕洞宾——不识好人心！”

马公听了也很生气，大声说：“是我托你为我女儿找婆家不错，但是托你找规规矩矩人家，不是找这样的人家，更不能给人家做小！”

铁嘴媒婆气乎乎地说：“哼！不要坐轿子翻跟头——不识抬举。牛老爷除了老一点，哪一点配不上马姑？”

马郑氏一挥手，打断了铁嘴媒婆的话：“你女儿比我女儿大月份，姓牛的这么好，你就留着作女婿吧！”

铁嘴媒婆手叉腰，脚跺地，说：“放屁！你们也不思量思量，光脸盘子好看管什么用？那双大脚就把脸盘子减色一

半了!”

“你不要放屁，给我滚!”“咣当!”一声，马公拉开大门，厉声喝道，“回去告诉你的牛老爷，姓马的和姓牛的两家，是风马牛不相及!”

“你放屁!你滚蛋!”铁嘴媒婆气鼓鼓地跳出大门，回过头来，讥辱地说：“母鸡养大了，不卖，能下蛋，姑娘大了，不嫁，不能下崽!”

马公没想到铁嘴媒婆能说出这样污辱人的话，脸上白一阵，青一阵，胸口一起一伏，一拍桌子吼道：“站住!不要走!你这个臭嘴婆娘!”

“不走就不走，看你能怎样老娘!”铁嘴媒婆一扭腰，一副依势不让人的样子。

“你是哪个老娘?看我打你的嘴!”马公上前伸手朝铁嘴媒婆脸上打去。

铁嘴媒婆见马公真打，头一扭，身子朝后一仰，脸让过去了，肉乎乎的左乳却重重挨了一巴。这下可不得了，她大喊大叫撒起野来：“你这个不要脸的，你想占老娘的便宜!有种就让你占个够!”说着，挺着胸朝马公走去。

马郑氏急了，一下插到他们中间，猛一推铁嘴媒婆，怒斥道：“你这个不要脸的骚货，你下身要痒，抓把盐擦擦，到我家来操什么?!”

铁嘴媒婆哪是省油灯，高喉咙，大嗓子，讥讽道：“哎哟，说这话也不嫌疼牙，也不脸红!你不……”

这时马姑嚎啕大哭从地里跑回家来。马公夫妻俩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不再理铁嘴媒婆，上前询问：“怎么回事?哪个欺负你了?”

“我正在地里拾棉花，不要脸的牛百亩不知从哪里冒出来，上来搂着我，硬要……呜——”马姑抽泣着，说不出话来，扑进娘的怀里。

原来，马姑刚才在田里拾棉花，手里摘着雪白如玉的花朵，身上沐浴着淡淡的阳光，耳里听着徐徐的秋风，喉咙痒了起来，不禁张口哼起了山歌：

妹家院里一棵槐，
手扶槐枝望墙外，
嫂子问我看什么，
我看槐花几时开
！……

“槐花本是五月开，情郎哥哥现在来！”突然一个嘶哑声音打乱了马姑。她回头一看，见是牛百亩，脸一下红到颈脖子，吐了一口唾沫，呸了一声，低头继续拾棉花，不理睬他。

牛百亩嘴里重复着“槐花本是五月开”，急冲冲扑到马姑身后，一把搂着她，嘴里吐完“情郎哥哥现在来”，就要亲马姑脸。

马姑一下惊呆了，不知所措，等她明白过来，急中生智，猛一用劲，推开牛百亩，朝家跑来。

马公不听便罢，听了心肺气炸，大骂道：“牛百亩，你这个畜牲，我操你祖宗八代！”他又手指着铁嘴媒婆，“臭婆娘，你滚去告诉你的牛老爷，我饶不了他！”

“嘿嘿，发什么火呀？我们两家快成亲戚了，有什么话

不好说呢？”骂牛百亩，牛百亩到。他佯装无所谓地说。

马公正在火头上，看见牛百亩，气更是难咽，猛一跺脚，吼道：“牛百亩，你这狗娘养的，老子今天叫你走着进来，爬着出去！”说着顺手操起扁担，朝牛百亩小腿扫去。

牛百亩一看苗头不对，掉头就逃，谁知慌忙中，脚没踩稳，一下跌倒在地上。马公的扁担本来是朝他腿上扫的，这下正好扫到了牛百亩的头上，只听“叭”地一声，顿时红的血浆，白的脑浆迸溅……

铁嘴媒婆吓得三魂掉了两魂半，连滚带爬窜出马家，发疯地喊道：“不好了！出人命了！”她刚跑几步，被马公的左邻右舍堵了回来。

乡亲们走进屋里，看见直挺挺躺在地上的牛百亩，都明白了，也都愣住了。马公三言两语说完事情头尾，大伙儿你望望我，我望望你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过了好半天，有人说：“惹不起，躲得起，干脆找个地方躲起来，过了风头再说。”

另一个人说：“常言道，跑了和尚，跑不了庙。人命关天，死人不是小事。本来就是衙门朝南开，有理无钱莫进来，打死人进衙门，更是十打十输，九死一生，如此等着死，不如逃中生。”

马公猛一跺脚，扔下手中扁担，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：“对！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！”

“走？到哪去？这家怎么办？”马郑氏不解地问。

“不走，等着官府来抓人？这时候还要这破家？真是妇人之见！快收拾收拾衣裳，这就走！”

邻居们说：“马大哥，你放心走吧，这家，大伙儿给你

看着、护着，牛百亩事给你瞒着，铁嘴媒婆这两天给你看着。”

马公一拱手，感动地说：“谢谢父老乡亲的好意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这件事弄不好要杀头的，不能牵连你们。只求你们看着铁嘴媒婆两天之内不报官，其它事你们就不要问了。”邻居们答应了。只见马公在房屋四周铺上柴草，先燃起一只草把，然后将房屋四周柴草点着。瞬间火苗蹿起，烧到房上，映红了半个天。

火烧在房上，如同烧在马郑氏、马姑心上，娘儿俩抱头痛哭……

马公眼泪也止不住朝外涌，跪向屋宅，忏悔道：“列祖列宗，不肖子孙对不住你们！”说完，强挽着妻女，眷眷不舍一步一回头，朝淮河南岸定远方向走去。

乡亲们含着泪，依依送到村头……

四

马公一家三口，一步一回头，三步一转身，走走停停，七天日夜兼程，终于走出广袤的淮北大地，来到淮河中游濠州渡口，上船过河便是淮南。虽只一水之隔，但同样果树，生在淮南则为橘，生在淮北则为枳。这可是分界线啊！三人不约而同住步，转身举目向身后深情地望去——

深秋的淮北平原，绿色已经退了——豆角黄了，棉花白了，高粱红了，唯有红薯藤子依旧铺在垅上，太阳一照，绿光闪闪，宛如条条绿龙，微风轻吹，薯叶摇曳，绿龙活了，搅动了原野。淡下去的绿色又浓了……

情人眼里出西施，天下美景数故乡。脚下的土地虽然贫瘠苦涩，但毕竟是自己的母亲，是自己的摇篮，孕育过自己的笑音、哭声、梦幻。故土难移啊！有血有肉的人，离开故土谁没有割肉断骨似的痛苦呢！

“爹，我们还会回来吗？”马姑呜咽着问。

“一……定……要……回……来！”马公满脸肃穆，一个字一个字地向外吐。

马郑氏解开包袱，捧起几把土，轻轻放进去，小心翼翼地包起来。马姑迷惑不解，问道：“娘，天下到处都有土，带